

赵光鸣小说里显示出的纯熟，分寸把握的得当，结局的处理，语言的地道和优美，人物关系和心理活动的准确，都是超乎寻常的，第一流的，读了，直想让人由衷地赞美。

周涛《死城之旅》序

赵光鸣对人的生活具备一种真正属于艺术家的整体性意象。这种意象的内涵不是别的，那就是人生的漂泊与人的精神的游移。

周政保《远巢》序

上架建议：文学

ISBN 978-7-5469-1409-1



9 787546 914091 >

定价：29.00 元

定居之城



赵光鸣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穴居之城 / 赵光鸣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0.12
ISBN 978-7-5469-1409-1

I. ①穴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64362 号

书 名	穴居之城 Xueju zhicheng
作 者	赵光鸣
插图绘制	赵光鸣
责任编辑	毕 然
书籍设计	毕 然
技术编辑	张元鹏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社 址	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
电 话	0991-7910282(编辑部) 0991-4690476(发行一部)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55 千字
版 次	2011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1409-1
定 价	2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我和我的文学

这是我的第 14 本书,所选的 4 部中篇小说,分别代表我的小说创作的各个时期,这也基本上是我迄今为止全部的文学岁月。我的文学道路的起步,始于 20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,那时不过 30 岁出头,年轻气盛,好高骛远,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,现在走向老迈,心态平和下来,认真回顾来路,发现人一生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,而能把有限的一两件事情做好做到圆满,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

写了这么多年,我对文学的敬畏感不仅没有丝毫减弱,反而更加加重。与其他行业相比,我觉得文学这个行当里出现杰出人才的难度要大得多,鲁迅那样的大师级的作家可能一个世纪也出不了一个,正因为如此,对自己适当地降低期望值是明智的。人应当清楚自己的条件和局限,做不了大作家,甚至做不了比较优秀的作家,但通过努力做一个独特的作家还是可能实现的。

我的独特之处在于我的底层生活经验,不仅出身于底层,而且有较长时间生活在底层。这就是我的长处,还有一点,就是我以平民身份为荣,始终难以融入所谓高贵者流的生活。在底层的人间烟火中,我感到温暖自如,如鱼得水。而我所熟悉的流浪汉故事,大多发生在





谋生不易、度日艰难的底层人民中间。我认为这样的人生遭际,是文学天然的沃土,非常接近文学的本质。由于较早有了这样的认识,我的创作在关注对象、选材、叙述方式等各个方面,就有着比较明确的取向,坚持走自己的路,不轻易改变初衷,不去赶这样那样的时髦,寂寞是寂寞了一点,但内心还是平静和充实的。这自信来源于对底层文学的认知,无论时代怎样的发展,社会如何巨变,扎根底层人民生活的文学都有其存在的价值,它们是永远不会过时的。

二十多年来,我在我的小说写法上做过一些变化的尝试,在题材上,从当代生活向历史的纵深处探索,最远的故事到达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西域,同时还尝试突破民族的局限,意图开拓新的文学疆域。在叙述手法上,也认真借鉴过一些外国小说的技巧,小说形式的探索是小说家永远的课题,但是我觉得在小说创作上,创新和变化都是由作家这个创作主体决定的,一个作家叙述的基本调子和底色是很难改变的,所以不要硬去充先锋派。

独特其实也意味着局限,我的全部创作都在这样一个范围的制约之内,这就是我的宿命。

突围到一个新天地的可能是存在的,但对于已经没有什么斗志和激情的老人来说,这种可能只在想象中存在。我已经竭尽全力了,也就这样一番光景,聊可自慰,那些做不到的事情,还是不想为好。

我的另一本书,短篇小说集《大鸟》和本书几乎同时出版。两本书上的插图,都是我胡乱涂鸦的,难登大雅之堂,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绘画的人,画得不好是可以得到原谅的,但我的目的不是请求原谅,而是希望驳得读者诸君一笑。

这就是我的自序。

赵光鸣

2010年11月3日匆笔



目 录

石坂屋	003
两间房	062
西边的太阳	125
穴居之城	179
附录：“底层”的艰辛与温暖——读赵光鸣的《穴居之城》...	207

尔居之城



石 坂 屋

边风飘飘那可度，
绝域苍茫更何有。

——唐·高适《燕歌行》

—

我到凉西岸庄子不到半月，就碰上生产队组织施工队的事。

施工地点很远，差不多有 1300 百多里路，在天山东段博格达山的余脉与东疆戈壁交接的地方。那儿有一座新开的矿，叫卡卡斯雅矿。卡卡斯雅的维语意思是“荒凉的地方”，这意思只有庄子上的几户维吾尔族社员懂得。其他人都把它叫成了卡卡子。卡卡子，当地汉人和回回的土话，就是近乎角落、旮旯或夹缝的意思。

凉西岸庄子地处天山北麓，快接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沿地带了。庄子里的人见过些世面的寥寥可数，孤陋寡闻得很。能把手伸到 1000 多里地外去，全仰仗了一位姓范的河南大工。这人，除了生产队副队长谷发以外，谁也没见过他。4 天前谷发跑了趟县城，想揽点副业活儿。转悠了两天，一无所获，夜里宿在县上的车马店，碰上草湖庄子施工队的车户耿昌，便打听哪儿还能找上施工活儿。旁边一个人过



穴居之城

来搭讪，自我介绍说他是大工，能联系上活儿。就是施工地点远了点儿，远虽远些，但油水很大。今年先盖四栋平房，明年还有十几栋房的任务，往后还要盖楼房、俱乐部、水塔，是个长活儿。他问谷发愿不愿去，愿去，只要拉上一支30人的队伍就行。谷发自然愿意，两人便到车马店旁边的小饭馆细谈，那老范扔了10元钱给开票的，要了几盘肉菜，又买了一斤地瓜白烧，两人边喝边谈。谷发心里不甚踏实，杯间想套套他的底细，那老范把脸一沉说，“信得过俺，就干，信不过，拉球倒！俺不稀罕你们，少他奶奶的问东问西！”说完生气要走，谷发忙扯住赔不是，于是两人便约定，一个星期以后，也就是第7天的早晨，谷发带了人马到乌鲁木齐火车南站跟他汇合，然后立即上火车。他只在车站等两个小时，过时不候。

为了凑够一支30人的远征队伍，生产队在马号院子里开了个动员大会。我原以为这样的会一定庄严肃穆得很，到会场一看。简直一盘散沙。主持会的是支部书记老福祿，讲话蹲着讲，好像边拉屎边跟人聊天似的。下面没有人听他讲，东一堆、西一堆，嬉笑打闹，乱作一团。

他动员完毕，谷发就让大伙儿报名，喊了几声，没人响应，便笑骂起来，“嗓门眼都让×毛塞住了么？昨都不言声呢？还要我一个一个地点么？”

他骂完，大约过了一两分钟，人堆堆里洋洋干干站起一个人来。这人，庄子上的人都叫他花儿铁，他的相貌十分奇特，下巴颏尖锐地前伸，侧面看，超过鼻子许多，眼睛老是眯缝着，明明没有笑，也觉得他好像在笑，他的一条腿有些瘸，站起来后身子歪斜着，吊儿郎当地说，“寿娃子，把你铁爷的名字写上吧！”说着，弯下腰跟旁边一个婆姨嬉笑几句，忽然又挥起手喊一声，“还有，石牡丹，她也要跟我去哩！”

他这一喊，满院子哈哈大笑，连老福祿也仰起花白山羊胡子，跟着笑。石牡丹是个寡妇，丈夫刘魁两年前得急病死了。因为我们和她在同一个作业组，知道一点她的情况。花儿铁喊完，她的脸绯红，破口大骂，并且狠狠地把花儿铁的瘸腿掐了一把。接下去，本庄子的土大工艾里盖希和董谋士，木匠郝麻子和老卞也报了名。剩下的都是小工

子,自愿报名的有十数个,谷发又点了几个,寿娃子把名单点一遍,结果还差一个。谷发的眼睛亮亮地看住了我和郭斌。

被发配到这庄子来的知青一共4个,我和郭斌是同班同学,他的妹妹郭慧跟了来,带了她的一个同窗学友裴丽娜。两男两女,分住两座废旧土圆仓,在一起劳动,在一个锅里搅勺子,再掺些莫名其妙的因素在其中,倒也觉得有些乐趣。老实说,我一点也不愿意到那卡卡子去,但众目睽睽之下,没有选择躲避的余地,拆散郭斌兄妹的事自然是不能做的,我只好抢先报名。

第二天一早就上路。30个人、30捆铺盖卷儿,加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,挤了两胶轮大车。上了车,却迟迟不能出发,送行的人把车围了,悲悲切切,抽抽泣泣,送葬似的。郭斌兄妹和小裴也来送我,本来打起了精神,高高兴兴地和他们说话,不知不觉竟也让周围的抽泣之声搅得有些凄惶。我想我家道贫寒,父母亲缩衣节食供我念书,寒窗十二载,好容易熬到高等学府门槛,却被“史无前例”地打入另册,到这样一个破落庄子来修地球,现在竟连庄子也不让待下去,还要往什么卡卡子发配!如此一想,心中甚是不平。使我稍感慰藉的是小裴今天的神色有些特别,躲在郭斌兄妹后面,低眉垂眸,似有些淡淡的凄怨和伤感,偶一抬头,便可见眼角颤颤地两滴泪在亮。我自知有些自作多情的毛病,不敢深入地胡思乱想下去,只是觉得这远行和别离倒苦苦的有些别样滋味了。

花儿铁是没有什么人来为他送行话别的,冷冷清清蹲在铺盖卷上,袖着手,小眼睛眯缝着,似笑非笑地看别人伤心。等了一阵不耐烦了,便跳起来大叫一声,“你们哭丧哭够了没有?尿水子流完了没有?流完了就赶快闪开!”一边抢过鞭杆,在空中划拉几圈甩出一串响鞭,马受了惊吓,长嘶几声,抖鬃扬蹄,奔跑起来,他又开一条瘸腿高高站着,看地下的人群惊叫四敬,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。

9月的北疆千草原,是片灰绿的海,阳光暖暖地照着,空气里有著叶艾菊浓烈的怪香。南方的海岸,是天山梦幻般的蓝。身后那低矮、简陋的村庄已渐渐远去,一点点被天与地的空寂寥廓吸吮了去,最后



尔居之城

只剩了一抹云烟。马车上众多的脖颈高高竖着，睁大眼，作最后的无望的远眺。前面的路，便牵着两车沉重的乡愁，愈显艰苦和漫长。

花儿铁正坐在我身边，一路上不满意众人的愁眉苦脸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。说人活世上，就应当到处走走，到处看看，偌大世界，一辈子乌鸡一样窝憋在个凉西岸有什么意思。又说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单枪匹马，从河州一直走到新疆，一路的遭际故事，3天3夜也说不完。还说他卡卡斯雅也去过，那儿的山脚下有一条大沟，差点把他的命要了。虽然过去快30年了，至今还记得那大沟的形势，山的颜色。他这么海扯神聊，我倒愿意听下去，但他说着说着便忽然拐了题，问我，乌鲁木齐是不是有一家澡堂子，男女不分，都脱了光屁股，泡在一个大涝坝池子里洗澡。我说那是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的事。他丑陋地笑着，又问出更齷齪荒唐的问题来。我懒得理他，便不再说话。他讨了没趣，很失望的样子，嘴里咕噜了几句听不清的话，便把衣襟往胸前一紧，交叉双手，闭起眼睛，像是准备打瞌睡。不料只安静了几分钟，突然挺直身子，嘴里嗷嗷两声，把手掌往耳边一架，唱了起来：

白马下哈的黑骡子，
拉不到高山的顶上；
尕妹好像个金镯子，
戴不到阿哥的手上，

打马的鞭子是一柱儿香，
挂给在金柜的扣上；
尕妹是三环指柜琅琅响，
阿哥们戴不到手上。

他这一唱，倒把众人脸上的愁云搅散了。后面车上有人喊他再唱一段，他把嘴一抹，大声说：“我唱了，你狗日的不抓我的麦麦之音呀！”



穴居之城

了，花儿铁挺可怜的，挺可怜的！你不要说了！”

大胡子的脸色十分严肃。他的汉话说得不很好。这些人里，我比较熟一点的还数他了。他的家离我住的破土圆仓很近，只有低矮的两间土屋，他老婆是个哑巴，比他小10岁，长得很漂亮。听人说，他是从南疆跑过来的，来的时候，全部家当只一条破毡、一把坎土曼、一把歪嘴子铜壶，加到一起，值不了5元钱。他虽然穷得叮当响，却念过几年书，还有点歌吟才能。每当郭斌拉起提琴，他就跑来听，有时候也拉几下，象演奏热杰克似的把提琴架在大腿上拉，边拉边唱，唱的是维吾尔族古代游吟诗人则勒力的五行诗，柔巴依或赞美诗，掺些自己的即兴创作，时常唱得热泪盈眶。这大汉外表粗莽，却易于激动，有些诗人气质。我是比较喜欢他的。

他阻止了郝麻子以后，便有人提起那不谋一面的老范来。那老范到底是何等样人，可靠不可靠，技术水平怎样，会不会日弄人。如此问起来，觉得30个人浩浩荡荡地跑去见他，有些不踏实，万一那家伙日弄人咋办呢！又有人说河南人狡黠得很，河南侉子若使起心眼来，把你卖了 you 都不知道。这样一说，谷发心上似也有些不安，因为那老范的底细他也不知道，嘴上说“不会吧，不会吧”，脸上却愁云密布的变了颜色，一车人便都静默下来，似乎同时都醒悟了，离乡背井地远去，不单要拼了牛马力气下苦，前面的漫漫云程，重重关山中间，还埋伏了几多凶险和不测风云在里头。但这一车人的心思，后面车上的人自然暂时没有想到，一车人因了花儿铁的神拉巴叽，打情骂俏，倒嘻嘻哈哈地快活了许多。

逡迤到了县城，已经日脚偏西。卸了车，木匠老卞便急忙去县车队找他的堂侄去了。原想能找辆便车赶到乌鲁木齐去的，但老卞沮丧地回来，说他堂侄昨天出车到伊犁去了，车队几天之内没有到乌鲁木齐去的车。到车马店住宿一夜，又怕误了明天一早和老范的会期。谷发把心一横，从腰带里解了一百来块钱。要到汽车站包辆车走。花儿铁在一边看见，把谷发的手按住，只叫大家等着，他自有办法找上便车，说着一瘸一拐地去了。去了约一顿饭工夫，便来了一辆平头六轮

大卡车,花儿铁在那驾驶室里坐着,吆喝一声,让众人把铺盖什物往上扔,又问谷发要了十块钱,到街口食品商店买了条好烟、一瓶酒,一并塞给那操纵方向盘的胖乎乎的司机。被糖衣炮弹打得笑逐颜开的领导阶级,对农民兄弟于是格外的有了深厚阶级感情,一路疾驰如飞,风驰电掣,到了乌鲁木齐,径直往火车站开。这时夜幕已经降临,一路楼影幢幢,灯旋窗舞,时有语录牌闪过,金碧辉煌,一片明亮,商店多已打烊,却仍有众多人头攒动。没见过大都市繁华世面的一车乡民,个个伸长脖颈前后左右地看,大呼小叫地十分热闹。我想我连户口、粮食关系及整个一条躯体都已到了乡下,已和这都市无缘,眼前一切,样样陌生、样样可憎。父母弟妹在郊区简陋小巷住着,原想回家去看看的,因了这心绪的恶化,便也不想回去了。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。脑子里突然冒出这几句送别诗来,愈发悲凉。

在车站停车坪下了汽车,谢了那司机,一拨人便扛了行李往候车厅拥去。一个个全是蓬头垢面,土气十足,又大呼小叫、粗言俚语的全无顾忌,人群中特别引人注目。挟在其中,我总觉有些耳烧,便有意拉开一点距离,以示区别。进了候车厅,占了一块空地,横七竖八地躺下歇息。我那耳烧的感觉仍在发挥作用,见20米外一个拐角处灯光昏暗,不惹人注意,便挟了行李过去。那儿已经躺着一个人,头下枕着个小行李卷儿,身子底下铺几张破纸,脸上盖着一顶单帽,只露出下颏,双臂交叉抱着,跷着二郎腿,看样子睡得挺香,帽子下微微有鼾声吸进呼出。这样场面,居然能安然入睡,真令我钦佩。在一边把行李放了,坐下歇一口气,一眼望去,灯光昏昏照着,大厅好像深得没有边际,无数人头影子朦胧地在眼前晃动,又见旁边的帽盖顶子一瘪一张的起伏,便油然生出一番感慨来,我想我的种种烦恼,究其原因,恐都坏在多读了几本书上,读书愈多,奢望愈高,愈时时要胡思乱想,因此也愈与现实冲突,愈冲突愈不快乐。其实这冲突是可以缓解的,少些奢望和胡思乱想不就成了么?既入苦境,便应有苦中求乐的办法,无乐可求,也应随遇而安、万事从渠马耳风,像这位帽盖下打鼾的仁兄,



穴居之城

脊梁屁股下冰凉，任帽盖以外世界吵喧翻天，竟然能安然入睡，便是一种本事。这样一想，心中坦然了些，于是学他的榜样，撕了墙上一块旧标语残纸下来，垫了屁股，将一本随身带的全唐诗扣到脸上，又止不住胡思乱想一阵，到后来竟也昏昏睡着。

天擦亮时醒来，见旁边帽盖儿仍在酣睡，那边却吵吵嚷嚷地都已经活动起来，想是快到进站时辰了，便夹了行李过去。这时门外排队进站的长龙已缓缓向前蠕动，却不见谷发的影子，大家便都急起来。过一会儿，谷发满头大汗跑来，说在外面等了两个多钟点，没等着老范，眼看火车就要开了，老范看样子不会来，得赶紧把车票退了。说得气红了眼，便跺着脚大声操那河南侉子的祖宗。正骂得烟腾火冒，却见拐弯处那帽盖儿翻身坐起，一张黑脸油油地放光，把帽檐儿往下拉了几拉，又摸了一副墨镜戴上，慢吞吞拎了小行李卷儿过来，走近谷发，低低喝了一声：“你嚷嚷个熊！俺在这儿哩！”谷发愣了一愣，转怒为喜，大叫一声“范师傅！”又被喝住，不打招呼，便径自向外走，谷发一挥手，一拨人便拥挤着快快跟去。

有座位的车票只有一张，到剪票处，谷发把这张票塞给他，把票剪了，老范又把票还了谷发，说他不要座位，跟大伙儿挤巴在一起挺好。上了车后，果然在车厢接头处一个杓儿里坐下，被石牡丹等几个婆姨和姑娘挤着动弹不得。谷发在一边看了，觉得过意不去，几次要他去坐那座位，均遭拒绝。我一路挤在车厢接头甬道边站着，站得脚跟生痛，两腿发软，又屡遭过往行人的白眼，真巴望能有个座位坐一坐，这老范有福不去享，却愿意跟大家在一起穷挤，实在是蠢得不可思议！又联想他的种种举止，似觉得这人的来踪去影，不可捉摸处实在不少，于是心中隐隐地生了疑窦出来，见左右站着的凉西岸乡民，个个脸上木木然，只苦苦捱着时间快点过去，便觉得自己神经过敏、疑神疑鬼实在多余。抬眼看看右侧窗外，早与博格达山脉分道扬镳的库鲁克山，已经无影无踪，一片广袤荒原，被昏昏日光照着，无数灰褐片状砾石，像鱼鳞样闪光，蓦然想起小裴、郭斌兄妹和那破败土圆仓来，竟觉得远在天边的那简陋村庄，亲近芳馨如梦中一片温柔之乡。



穴居之城

我想象中的东非大裂谷。地理书上说,天山在古生代晚期,已由褶曲山地渐渐演化为准平原,进入中生代后,屡受造山运动影响,发生多数的断层和陷落。这大沟磅礴雄浑,形势奇特,不像是山洪冲击而成的,也许正是这断层与陷落的结果。站在横跨大沟的简易木桥上往下看,愈觉险峻,令人目眩。郝麻子过了桥,便取笑花儿铁说:“老铁,你胡扯球蛋!这么深的沟,摔下去,不成肉饼了么!”

“我说过,雪厚哟……”花儿铁涨红了脸,认真申辩,见麻子摇头不信,便有些愤慨,嘴里啧啧几下,无可奈何把脸朝向我,说:“这些人,球事不懂!”又说他当年是算过命的,算命先生说 he 面相像朱洪武,大难不死,将来必有大福大贵。这又遭众人一阵耻笑。说朱洪武有个大脚婆姨,你有什么?

从桥往上走,是一面很大的冲积扇,冲积扇束口处,却分成两片石坂,右侧一片较为平坦,石坂尽头,便是山包,呈雄黄色,仔细看,那最近一座山包下有一堵歪歪斜斜的石头围子似的东西。队伍到了两道石坂中间,才看见远远的山沟深处一片小开阔地上,有十几顶帐篷,升腾着几根白烟,竟有些像古战场上的营寨。老范说那就是矿山的大本营,开矿的地方还在帐篷营更深处,有铁丝网把山沟封锁,一般人是不能近前的。谷发要带众人往那帐篷营地去,老范却有些迟疑。忽然从那山包下的石头围子里钻出一个人来,远远地就和老范说话,老范说这就是矿上管基建的老朱。那老朱迎上前来,和老范握了手,便抓了谷发的手,说不知道大伙儿今天赶到,所以没有派车去接,让大伙儿走着来,实在抱歉。

这老朱十分面善,着一身补丁破旧黄军装,叼一杠黄铜嘴子烟管,烟荷包在下巴颏下晃来晃去,上有“艰苦朴素”几个歪字。脸上胡髭巴楂,很像电影上的老八路。和众人一一握手,一一慰问辛苦,便带了众人往石坂上走,分明是朝山包下那古怪建筑物去的。走至一半,见大家都有些疑惑,便停下,又抱歉说:“实在对不起大家,矿上条件差,腾不出一顶多余的帐篷来,只好委屈同志们,在这…这石坂屋里将就一下啦。”



尔居之城

事体,不采取点其他遮掩措施,是绝对不能进行的。这样环境,真正能起界限作用的,只有人的廉耻心和人伦道德观念,但我对这帮说起脏话来像喝凉水一样的粗俗之徒,是不是真有这样观念,很是怀疑。我的第一个怀疑对象,就是这个很骚情花儿铁。

矿上的汽车把行李拉来以后,谷发便让大部分青壮男子都睡到东头隔墙那一边去,夹在东西墩子之间的这一间,便是几位匠人和年纪稍长者,把我也照顾在内,因为里面光线虽暗,却要暖和一些。打铺时,不知谷发是有意还是无意,把我的行李扔到紧挨女“室”的那一头,依次排过去是,老范、董谋士、老卞、艾里盖希、花儿铁、郝麻子、谷发。我这位置实在尴尬,正犹豫时,花儿铁却拎了他的铺盖卷儿过来,在我肩上拍一把,低声说:“小麦,我知道,你们城里学生,都腼腆得很,这号地方,你睡不惯……”说着,便把我的行李往旁边挪一挪,三两下便把绳子抽了,把一块臭烘烘羊皮褥子铺开,一边催我赶快打铺。他这下虽然也算解了我的围,但我很怀疑他的动机不纯,故看了他那副殷勤样子,竟像吃了苍蝇似的,顿生恶感。

这同时,我发现郝麻子和老卞在挤眉弄眼地窃笑,老范坐在行李卷上抽烟,似也看出点端倪,齜着满嘴大黄牙齿使劲憋着没笑出声来。谷发却干脆,笑道:“老铁,你可不要胡日鬼,小心刘魁的阴魂找你算账!”

花儿铁并不分辩,反而厚颜地笑着说:“靠着这些,跟大妹子说个话方便!男人不在了,撇下个鲜嫩婆姨,没个人陪着编编传子、解解闷行呢么?”

“你这么胡骚情,做不成事的!”谷发忽然戏剧性地沉下脸子,说,“要做就好好做!”

他把“做”发音成“卒”的上声。在凉西屏的南北杂交而成的方言中,“做”相当于“办”、“干”、“进行”的意思。他说的是句好话,但这个“做”却听起来很不顺耳,甚至有点淫亵的味道。

花儿铁不再吱声,低着脑袋铺行李,似在认真品味谷发的忠告。但这时篷子帘子却猛被掀开,那女人探出身来,一脸怒气:“你们又摺